

楊俊才著

# 南宋詩人姜特立研究

李文采題

李文采  
書

延邊大學出版社

浙江省社科联年度课题成果

丽水学院出版资金资助出版

# 南宋诗人姜特立研究

杨俊才 著

延边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宋诗人姜特立研究/杨俊才著.一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  
2009.4

ISBN 978-7-5634-2752-9

I. 南… II. 杨… III. 姜特立—人物研究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7363 号

## 南宋诗人姜特立研究

---

著者：杨俊才

责任编辑：张宏飞

封面设计：陈竹巍

封面题签：李文采

出版发行：延边大学出版社

社址：吉林省延吉市公园路 977 号 邮编：133002

网址：<http://www.ydcbs.com> E-mail：[ydcbs@ydcbs.com](mailto:ydcbs@ydcbs.com)

印刷：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99×1194 1/32

印张：12.5 字数：252 千字

印数：1000 册

版次：2009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2009 年 8 月第 1 次

书号：ISBN 978-7-5634-2752-9

---

定价：26.00 元

# 序

陈熙中

杨俊才兄要我为他的《南宋诗人姜特立研究》写序，想是因为我们有过一段交往的缘故。

大约是2007年春夏之交，刘世德先生来电话说浙江丽水学院副教授杨俊才想申请到北大做国内访问学者，希望我做指导教师。我请刘先生转告俊才：2003年我从澳门大学客座回来，就退休了，请他另择导师。后来俊才直接来电话，说北大该年度接受访问学者目录中列有我的名字，希望我同意接受。此时已快到申请截止期限，我怕误了俊才的申请，只好去系里找主管此事的老师。她也不清楚为什么没从名单中删去我的名字，只说退休了仍可以指导。就这样，实际是由于工作环节中的疏忽，使我和俊才有了相识的机缘。

俊才于2007年9月来北大，因2008年3月有奥运会，7月就回去了，所以他的“访学”不足一年。但在这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在学术上的收获却十分丰硕。他的研究课题是《南宋诗人姜特立研究》，按照计划，他做了大量的资料收集工作，写出了部分书稿，同时还撰写了两篇重要论文，一篇《关于姜特立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的定位问题——与余英时先生商榷》，刊于《浙江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另一篇《南宋诗人姜特立考论》，刊于《文学遗产》2009年第4期。这些成绩的取得，完全是俊才自己勤奋好学的结果。俊才以前没有到过北京，但在这一年之中，他竟没有到北京

任何一个名胜景点去游览过。他把时间都用在做学问上了，不是到各图书馆查阅资料，就是埋头写作。

俊才原本就有良好的学术功底，此前已发表过不少很有见地的论文。他研究姜特立，更是下了大功夫，只要看一看《关于姜特立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的定位问题》一文，就可以知道他对资料开掘之深广和立论之稳妥有据了。

余英时先生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是一部有影响的力作，被誉为是“集精细考证与启人洞见于一体”的专著”，有的学者甚至称之为“五十年来最伟大的历史著作”。余英时先生的书中有一节是专论姜特立的。余先生认为，在孝宗末年出现的官僚集团与理学（当时被称为“伪学”）集团这两大集团的斗争中，姜特立作为新皇权的代表，充当了官僚集团与光宗新皇权之间的桥梁，是职业官僚派的幕后主持人。余先生指出，当时有个叫黄伦的人，由姜特立特别推荐任“右正言”的官职，“专以攻‘道学’人士”。余先生的主要根据是姜特立的一首题为《黄正言为邑宰累罢郡送行》的诗。诗中说：“我亦何为者，偶在寮窠中。荷公以礼遇，讵敢忘敬恭。”余先生对此解读为：“‘寮窠’是特立自指他在太子（光宗）春坊时事。可知黄伦早在光宗受禅前已刻意攀缘特立，对他既‘礼遇’，又‘敬恭’。光宗召见黄伦必由特立推荐，这是确证。”对于该诗的最后两句“愿言养宏博，吾道终当通”，余先生亦别有解会：“所谓‘吾道’，自然是指官僚集团的势力而言……他（指姜特立）的政治消息十分灵通，已知道赵汝愚与理学集团即将全军覆没。所以‘吾道终当通’并不是空泛的安慰语。试看他《乙卯元宵多雨》第二首的最后两句：‘且喜今朝日光出，更须风力扫重阴。’乙卯即庆元元年。这两句诗咏的是政治，而不是天气，则一望而知。”余先生言之凿凿，像我这样的普通读者甚至包括部分史学家，读后恐

怕只有击节赞叹的份儿了。

但是，俊才在与余先生商榷的文章中，以确切无疑的证据，辨明了《黄正言为邑宰累罢郡送行》中的黄正言其实是黄度，他也做过右正言，在知婺州时因下属兰溪知县奸赃不法，被人借机弹劾而罢去郡守一职。而且，这个黄度是被列入“伪党”名单中的理学集团的重要分子，与官僚集团的黄洽恰恰处于两个敌对的阵营。因此，上述余先生关于姜特立与黄洽之间的关系的分析和论述只是一种误读。俊才还根据姜特立与官僚集团和理学集团两派人物都有交往（包括诗歌唱和）的历史事实，对他的政治立场提出了更为符合客观实际的看法。我想，如果不是全面掌握史料并且心细敏锐，这是很难做到的。

俊才刚来北大时，找我商量他的研究计划。他当时有点担心研究姜特立这个课题是否可行。一是姜特立不是大作家，研究他有无意义。二是姜特立在《宋史》中被列入“佞幸传”，对他如何评价恐不好掌握。我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这两种顾虑都是不必要的。学术研究的意义与研究对象本身的地位并无必然的联系，研究李、杜固然有意义，研究姜特立也可以很有意义。至于他被列入“佞幸传”，也不妨碍对他重新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就说过：“特立名列《宋史·佞幸传》，其诗乃天然秀拔，故韩元吉、陆游皆爱其才。”我们今天更可以超越古人的立场，以新的观念和角度来研究这样一个曾经活跃在南宋诗坛上和政治舞台上的人物。也许我的意见对俊才坚定信心起了点作用。现在俊才的书稿已经完成，我很高兴，故乐为之序。

# 目 录

序(陈熙中).....	1
引 言 .....	1
<b>第一章 姜特立生平考述 .....</b>	<b>9</b>
第一节 名号及生卒年考 .....	10
第二节 家世及早年行事考 .....	13
第三节 擒海贼始末及与妈祖关系考 .....	17
第四节 潜邸六年行事考 .....	23
第五节 光宗朝行事考 .....	30
第六节 宁宗朝行事及籍贯等问题说明 .....	35
<b>第二章 姜特立的历史定位 .....</b>	<b>46</b>
第一节 黄抢与姜特立关系考 .....	48
第二节 黄度与姜特立关系考 .....	53
第三节 “姜樵之徒”考 .....	58
第四节 姜特立的政治立场 .....	62
第五节 姜特立在《宋史》中的定位问题 .....	67
第六节 姜特立佞幸问题的补充说明 .....	71
<b>第三章 姜特立交游考 .....</b>	<b>77</b>
第一节 京城交游 .....	78
第二节 婺州交游 .....	90
第三节 其他交游 .....	102
<b>第四章 姜特立与陆游交往考 .....</b>	<b>116</b>
第一节 姜特立与陆游交往始末 .....	117
第二节 “雷字诗”唱和始末考述 .....	121

第三节 《放翁逸稿·续添》中四首佚诗的作者问题	126
第四节 《奉送姜邦杰出关二首》及其他	132
第五节 《姜总管自筑墓舍名茧庵求诗》及其他	135
第六节 《南园记》与《南园诗》	139
第七节 姜特立与陆游交往的背后	143
<b>第五章 姜特立的诗歌创作</b>	148
第一节 系念中原的爱国诗	153
第二节 关心民瘼的忧民诗	163
第三节 知足保和的闲适诗	171
第四节 心灵冲突的宫禁诗	183
第五节 品画论艺的题画诗	191
第六节 谈古论今的咏史诗	201
<b>第六章 江西诗学的扬弃</b>	214
第一节 对诗人命运的思考	216
第二节 对江西诗派的敬重	219
第三节 非惟江西诗派是瞻	223
第四节 对诗歌创作源泉的见解	228
第五节 江西诗学的继承与突破	232
<b>第七章 姜特立在中兴诗坛中的意义</b>	240
第一节 姜特立诗歌的艺术成就及在当时诗坛的地位	240
第二节 姜特立诗歌的局限及原因	249
第三节 一个被忽略的诗人群体	256
第四节 中兴诗坛的另一个走向	271
<b>附录一 唱和诗及相关诗作辑录</b>	283
<b>附录二 姜特立年表</b>	340
<b>主要引用书目</b>	370
<b>后 记</b>	379

## 引 言

对于南宋中兴时期诗人姜特立，许多人都会感到陌生。其人虽号称诗人，但在今人所编的众多古代文学史里，从未被提起，至于研究，那就更谈不上，至今还没有谁曾对姜特立的诗歌作过专门的论述。根据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所录，宋代诗人有九千多，由于宋代诗人多，姜特立没能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并不奇怪。其实，不仅是姜特立，宋代还有大量诗人同样没能被研究者纳入研究范围。

不过跟许多无声无息的诗人相比，姜特立显得比较特殊。在研究陆游、杨万里等的许多著述里，论者往往会以姜特立的言论为例，来说明宋人对杨万里、陆游等的评价。如许总《宋诗史》在论及杨万里诗歌创作时说道：

杨万里在诗体诗风方面创新变革的努力，当时即为人所重视，如姜特立《谢杨诚斋惠长句》诗云“今日诗坛谁是主，诚斋诗律正施行”……<sup>①</sup>

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在谈到诚斋体的地位和影响时也是以姜特立以上《谢杨诚斋惠长句》中的诗句作为重要依据<sup>②</sup>。而莫砺锋《江

---

<sup>①</sup> 许总：《宋诗史》，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716页。

<sup>②</sup> 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16页。

《西诗派研究》在讨论到陆游的创作是否受到过江西诗派影响时，则分别引用了姜特立《陆严州惠剑外集》(《梅山续稿》卷二)、《应致远谒放翁》(《梅山续稿》卷五)中的两句诗句：“不蹑江西篱下迹”、“源流不嗣江西祖”：

从诗歌风格来看，宋人说陆游“不蹑江西篱下迹”、“源流不嗣江西祖”，是基本符合事实的，但这并不意味着陆游没有受到江西诗派的影响或是“一扫江西派的积弊”……<sup>①</sup>

正是这些引用，使笔者对姜特立有了印象，并闪过一丝疑问：“能有如此识见，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位诗人呢？”不过也仅此而已，并没有去深究。

早几年，很偶然地知道姜特立竟然是浙江丽水人，乃是笔者乡邦的历史人物。出于好奇，浏览了姜特立的诗集《梅山续稿》，发现诗集中，与陆游、杨万里等大诗人唱和颇多，而且大受好评。如杨万里在《题梅山诗卷二首》(《梅山续稿》卷八)里称扬姜特立的诗乃“锦心绣口塞花草，雪椀冰瓯泻肺肝”，“只消一卷《梅山集》，幻出千般景物情”，并非常自谦地说：“老子平生有诗癖，为君焚却老陶泓”，认为姜特立的《梅山集》，把好诗都写完了，不用自己再写了，所以干脆焚毁墨砚了事。不轻许人的陆游对姜特立也颇多好语，声称对于姜特立的诗，“醉中不敢教儿诵，看处常须盥手开”(《梅山续稿》卷二)。能得到陆游、杨万里如此高的评价，其诗必有独到之处，于是便有了研究的念头。作为地方高校的一名教师，挖掘本地的历史文化，服务于地方，理所应当。随即翻了一些古籍，发现姜特立的

---

<sup>①</sup> 莫砺锋：《江西诗派研究》，济南：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232页。

大名竟被列在《宋史·佞幸传》里，心里便有了说不出的怪怪感觉，但同时，姜特立为什么会被《宋史》列入佞幸、其人在南宋政坛究竟做了些什么等等问题也塞满了脑子，总想弄个明白。

2007年9月，笔者赴北京大学中文系访学，师从陈熙中先生。在究竟该做点什么课题的问题上，跟导师谈起了对姜特立的一些想法。导师认为值得去研究，并打消了我的许多担忧：一是姜特立不是大作家，研究他有无意义；二是姜特立在《宋史》中被列入“佞幸传”，对他如何评价恐不好掌握。导师认为这两种顾虑都是不必要的。学术研究的意义与研究对象本身的地位并无必然的联系；至于姜特立被列入“佞幸传”，也不妨碍对他重新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得到导师的鼓励，于是就确定把姜特立作为自己在北大访学的研究课题。至于到底能够有多少收获，不遑多想。当时就抱着一个念头，那就是尽自己的努力，把对姜特立的种种疑问搞清楚。

鉴于《宋史》等古籍对姜特立的记载十分模糊，首先着手的工作就是对其生平的考证。结果发现《全宋诗》等许多重大文献所作的“姜特立小传”均存在着许多错误。如认为姜特立号“南山老人”，但大量证据表明姜特立乃以“梅山”为号。再比如将姜特立充太子宫左右春坊兼皇孙平阳王伴读误为“侍读”，任浙东马步军副总管误为“都总管”等等。以上这些都还容易辨明，不易考证的是姜特立的一生行事。根据各种资料分析，《宋史》对姜特立的记载，系将断断续续发生的几件事情揉合为一，要还其本来面目，一一拆分开来，并落实具体时间，殊非易事，但这对于如实地评价姜特立很重要。在考证姜特立生平时，让笔者颇为惊异的是，在早期妈祖文化形成过程中，姜特立居然在其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当然，最令人欣慰的是，考出了姜特立的卒年。姜特立的生年，依据《梅山续稿》中的许多诗作，不难确定生于宋徽宗宣和七年，即公元1125

年,与陆游同年,但关于姜特立的卒年,《全宋诗》等均付之阙如,且大多认为特立 80 岁还在世。笔者翻阅了许多古籍,也一直不得其解。后来很偶然地,竟然在习见的陆游《渭南文集》里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由此可确定姜特立死于嘉泰三年(1203),活了 79 岁。此外姜特立的籍贯,目前有两说,也需要辨明。以上这些内容,即为本书第一章《姜特立生平考述》。

直至今天,从历史的角度,惟一对姜特立作过较全面研究的是余英时先生。余先生在其名著《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里,专门辟出一节论述姜特立在南宋党派斗争中曾经起过的作用。余先生认为,孝宗、光宗时期,存在着官僚集团与理学集团,在两者较量中,不能仅仅视姜特立为“近幸”,他绝不是以“近幸”的个人身份“招权预政”,“他其实是在执行光宗的意志”,是“职业官僚派的幕后主持人”,充当了“官僚集团与光宗新皇权之间的桥梁”。余先生主要依据的是《梅山续稿》中的若干诗作,尤其是其中《黄正言为邑宰累罢郡送行》一诗。余先生认为诗中被罢郡的黄正言系官僚集团中的成员黄洽,但笔者经过考证,实际上诗中的黄正言乃是理学集团中的重要人物黄度。由于将彼此对立的两大集团中的人物张冠李戴,余先生由此给姜特立所作出的历史定位自然很难让人信服。鉴于余先生《朱熹的历史世界》在宋学研究中的广泛影响,有必要对姜特立的历史定位问题作重新审视,这也是知人论世,更好地把握姜特立诗歌创作的需要。于是就有了第二章《姜特立的历史定位》。

作为活跃于南宋中兴时期政坛、诗坛的人物,姜特立交游广泛,从《梅山续稿》即可看出,当时许多名流与姜特立都曾有过唱和。考证这些交游,是姜特立研究题中应有之义,也将为阅读《梅山续稿》扫清许多障碍。而且理清姜特立的交游,还可以把相关研究

引向深入。如余英时先生就因把黄正言黄度误为黄伦,从而导致了《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中的一连串错误。但这方面的考证相当困难,如《梅山续稿》中提到的巩丈、巩经略、巩大监、巩教授、巩提干、巩宰、山堂巩先生,究竟是同一人,还是不同的几个人,又究竟具体指哪个或哪几个历史人物,颇不易考得。第三章《姜特立交游考》虽费时极多,但仍然有许多唱和者未详其人。为了给研究者提供方便,特在书末附《唱和诗及相关诗作辑录》,把能够考出的相关人物与姜特立的唱和诗辑为一编,庶几可省却研究者考证、检索之劳。

由于姜特立与陆游的交往有颇多令人深思处,且至今未有专论,故特辟第四章《姜特立与陆游交往考》予以考述。在《宋史》里,姜特立名列佞幸,而陆游反对近幸则是人所共知,但似乎水火不容的两位诗人却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不免让人感到困惑。淳熙十六年(1189)姜特立以“招权纳贿”之罪被逐出京城的时候,惟有陆游写诗相送;晚年陆游因替韩侂胄写《南园记》而受人诟病的时候,无独有偶,姜特立也为韩氏写下了二十首《南园诗》,这种种客观事实,都需要我们作出解释。在考察两位诗人交往始末的时候,最让笔者感到意外且沾沾自喜的是,《放翁逸稿·续添》中,有多首诗竟出自《梅山续稿》,而孔凡礼、钱仲联等众多陆游研究者却均未发现。

以上四章所作的考证,将为我们研究姜特立的诗歌提供诸多方便。

第五章《姜特立的诗歌创作》主要讨论《梅山续稿》的思想内容。不难看出,姜特立既有系念中原、关心民瘼的爱国忧民之作,也有品画论艺的题画诗、谈古论今的咏史诗等,但无疑,《梅山续稿》中涉及最多的是宣扬知足保和的闲适诗。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姜特立乃烈士遗孤,其父在靖康之变中为金兵所害,名列《宋史·忠义

传》，因此姜特立对金兵的仇恨自不待言，但其诗集中爱国之作数量却不多，而且情调低沉，这与烈士遗孤的身份很不相称。或许我们正可以透过这一现象，去把握南宋多数士人对国事的心态。

第六章《江西诗学的扬弃》着重讨论姜特立的诗歌观念。在江西诗学笼罩下，南宋中兴时期大多数诗人或多或少都曾受其影响，姜特立也不例外。但他主要是吸收了吕本中、韩驹、曾几等所提出的“活法”、“遍参”、“悟入”等更其通脱的理论，强调诗歌创作应“圆转各随形，悟入非力至”，并针对江西末学的流弊，提出“不止事吟哦，先须存兴寄”的“兴寄”之说。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尽管姜特立强调诗人要有赅博的学问，但他认识到，诗歌创作的源泉不在书本，而在山林，而且旗帜鲜明地站立于陆游、杨万里的壁垒之下，“仆旗我合坚诗壁，授钺君当坐将坛”，对他们的创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支持，这一切都表明了姜特立对江西诗学的扬弃，并与陆游、杨万里等互为呼应，从而共同构成了南宋中兴诗坛冲破江西诗学藩篱的格局。

第七章《姜特立在中兴诗坛中的意义》。本章试图从两个方面去说明我们研究姜特立诗歌的意义：其一，姜特立本身的诗歌成就，使其在南宋中兴诗坛具有很高的地位和声望，而不是可有可无。其二，姜特立在生活和创作上对白居易多有效仿，如果我们进一步对其交游圈周围的众多诗人作探讨的话，就可知这不是个别现象，由此我们得以发现当时诗坛存在着一个效法白居易的诗人群体，他们身份相似，可称之为“官僚诗人群体”。这一“官僚诗人群体”在对白居易有意无意的效法中，逐渐远离了江西诗学的藩篱，而向唐音回归（当然，我们也不否认他们还受到晚唐等诗人的影响），这是中兴诗坛未被注意的走向。以姜特立作为切入点，得以窥知当时诗坛存在着这样一个独特的“官僚诗人群体”，这也使姜特

立在中兴诗坛具有了特殊意义。以上两方面,也便可作为我们研究姜特立诗歌究竟有什么意义的回答。

以上七章的框架,在北大访学期间即已初步形成,但因时间紧迫,忙于收集资料,主要完成了两篇论文:其一,《关于姜特立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的定位问题——与余英时先生商榷》;其二,《南宋诗人姜特立考论》。两篇论文作为姜特立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先后发表在《浙江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文学遗产》2009年第4期。2008年6月返回丽水后,“丽水诗人姜特立与南宋诗坛”获立浙江省社科联年度课题,从而开始了书稿的真正撰写阶段。

对于本书的预期价值,曾有如下设想:

首先,使姜特立的生平情况由模糊变得清晰。比如生卒年、籍贯(某些史书认为姜特立为武义人)、仕履、交游、在政坛诗坛的活动等。作为一个在历史上曾产生过影响的人物,弄清这些基本问题是很有必要的,这将为以后进一步的相关研究扫清障碍。

其次,作为受孝宗、光宗、宁宗祖孙三代皇帝宠信、官拜节度使的武臣,姜特立在当时动荡的政局中,与赵汝愚、周必大、留正、彭龟年、韩侂胄等南宋重要历史人物都曾有过瓜葛,通过对姜特立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了解南宋中兴时期党派斗争的复杂性,解开许多历史之谜,加深对南宋历史的认识。

第三,通过对姜特立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的研究,不仅可以对其在当时诗坛的地位和影响作出客观评价,而且可使我们对南宋中兴诗坛的面貌有更深刻的认识;而“官僚诗人群体”的首次纳入我们视野,对于我们准确地把握南宋诗歌的走向、流派的起承转合,也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第四,把姜特立研究深、研究透,相应地,围绕在他周围的许多疑难问题也会随之变得明朗起来,同时我们还会发现许多以前未

曾被人们注意的新问题，从而使我们的研究得到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入。比如我们通过对姜特立的研究，首次发现《梅山续稿》中有几首诗被误收进《放翁逸稿》中，这对促进陆游研究不无帮助；再比如我们通过对姜特立交游的考证，发现了余英时先生《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中存在的纰漏，这也将促使我们对该书的许多观点作重新审视，从而推动宋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等等。

第五，姜特立作为浙江历史人物，对其所作的全面研究，必将有助于浙江文化大省的建设。

现在书稿即将付梓，是否能够实现预期价值，则需要由广大读者来评判了。

# 第一章 姜特立生平考述

姜特立，字邦杰，处州丽水（今属浙江）人，南宋中兴时期颇有影响的人物，其人因得宠于孝宗、光宗、宁宗祖孙三代皇帝而名列《宋史·佞幸传》，又以诗歌“意境特为超旷”而得陆游、杨万里、范成大等推许。原有《梅山集》、《梅山续稿》，现尚存《梅山续稿》十七卷，有诗八百余首，外有杂文六篇，词二十阙，多为60岁后作品。当时许多名人如周必大、留正、赵汝愚、彭龟年、尤袤、韩侂胄等都与他有过关系，所以无论从历史角度还是从诗歌角度，都是很值得研究的人物。但由于其人名列佞幸，又加以本身事迹模糊，所以很少引起学者们的注意。直至今天，除余英时先生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sup>①</sup>一书对其有所研究、探讨外，其他如《全宋诗》、《全宋文》、《全宋词》、《宋集珍本丛刊》等都还停留在基本情况的整理上。比如《全宋诗》“姜特立小传”有如下介绍：

姜特立（1125—？），字邦杰，号南山老人，丽水（今属浙江）人。以父绶靖康中殉难恩，补承信郎，累迁福建路兵马副都监。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献所为诗百篇，召试中书，时年六十。除阁门舍人，充太子宫左右春坊兼皇孙平阳王侍读。光宗

<sup>①</sup>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以下该书凡出注时仅以《朱熹的历史世界》称之。